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

周信提劍來城下請戰。報入相府：「有一道人請戰。」子牙聞知連日未曾會戰：「今日竟有道人，此來必竟又是異人。」便問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

有金吒欠身而言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

金吒出城，見一個道者，生的十分凶惡，問曰：「道者何人？」

周信答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周信是也；聞爾等仗崑崙之術，滅吾截教，情殊可恨！今日下山，定然與你等見一高下，以定雌雄。」綽步執劍來取。

金吒用劍急架相還。未及數合，周信抽身便走。金吒隨即趕來。周信揭開袍服，取出一磬，轉身對金吒連敲三四下。

金吒把頭搖了兩搖，即時面如金紙，走回相府聲喚，只叫：「頭疼殺我！」子牙問其詳細，金吒把趕周信事說了一遍，子牙不語。金吒在相府，晝夜叫苦。

次日，木吒出城，見一道人，挽雙抓髻，穿淡黃服，面如滿月，三柳長髯。

木吒大喝曰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將左道邪術困吾兄長，使他頭疼？想就是你了！」

李奇曰：「非也。那是吾道兄周信。吾乃呂祖門人李奇是也。」

木吒大怒：「都是一班左道邪黨！」輕移大步，執劍當空來取李奇。李奇手中劍劈面交還。二人步戰之間，劍分上下，要賭雌雄：一個是肉身成聖的木吒，施威仗勇；一個是瘟部內有名的惡煞，展開凶光。

往來未及五七回合，李奇便走。木吒隨後趕來。二人步行，趕不上一箭之地，李奇取出一旛，拿在手中，對木吒連搖數搖。

木吒打了一個寒噤，不去追趕。李奇也全然不理，逕進大營去了。木吒一會兒面如白紙，渾身上如火燎，心中似油煎，解開袍服，赤身來見子牙，只叫：「不好了！」

子牙大驚，急問：「怎的這等回來？」

木吒跌倒在地，口噴白沫，身似炭火。子牙命扶往後房。

李奇進營，回見呂岳。道人問曰：「今日會何人？」李奇曰：「今日會木吒，弟子用法旛一展，無不響應，因此得勝，回見尊師。」

呂岳大悅，心中樂甚，鄭倫在傍，口稱：「老師，二日成功，未見擒人捉將；方纔聞老師作歌最奇，甚是歡樂，其中必有妙用，請示其詳。」

呂岳曰：「你不知吾門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功，只略展動了，他自然絕命，何勞持用刀劍殺他。」

鄭倫聽說，讚歎不已。次日，呂岳令朱天麟：「今日你去走一遭，也是你下山一場。」

朱天麟領法旨，提劍至城下，大呼曰：「著西岐能者會吾！」有探事的報入相府。子牙雙眉不展，問左右曰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傍有雷震子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

雷震子出城，見一道人生的凶惡。雷震子大呼曰：「來的妖人，仗何邪術，敢困吾二位道兄也！」

朱天麟笑曰：「你自恃猙獰古怪，發此大言，誰來怕你。諒你也不知我是誰，吾乃九龍島朱天麟的便是。你通名來，也是我會你一番。」

雷震子笑曰：「諒爾不過一草芥之夫，焉能有甚道術。」

雷震子把風雷翅分開，飛起空中，使起黃金棍，劈頭就打。朱天麟手中劍急架相還。二人相交，未及數合，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，只得就走。雷震子方纔要趕，朱天麟將劍往雷震子一指，雷震子在空中駕不住風雷二翅，響一聲落將下來，便往西岐城內跳將進來，走至相府。

子牙一見走來之勢不好，子牙出席，急問雷震子曰：「你為何如此？」雷震子不言，只是把頭搖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子牙仔細定睛，看不出他蹊蹺原故，心中十分不樂，命抬進後廳調息。

次日，又著楊文輝來城下請戰。左右報入相府：「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戰。」子牙聞報，心下躊躇：「一日換一個道者，莫非又是十絕陣之故事？」子牙心中疑惑。只見龍鬚虎要去見陣。子牙許之。

鬚虎出城，見一道人面如紫草，髮似鋼針，頭戴魚尾金冠，身穿皂服，飛步而來。龍鬚虎見道人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楊文輝一見大驚，看龍鬚虎形相古怪稀奇，問曰：「通個名來。」

龍鬚虎曰：「吾乃姜子牙門人龍鬚虎是也。」

楊文輝仗劍來取，龍鬚虎發手有石，只管打將下來。楊文輝不敢久戰，掩一劍便走。龍鬚虎隨後趕來。楊文輝取出一條鞭，對著龍鬚虎一頓轉。龍鬚虎忽的跳將回去，發著石頭，盡行力氣打進西岐，直打到相府，又打上銀安殿來。

姜子牙忙著兩邊軍將：「快與吾拿下去！」眾將官用鉤連鎗鎗倒在地，網將起來。

龍鬚虎口中噴出白沫，朝著天，睜著眼，只不作聲。

子牙謂楊戩曰：「吾師言三十六路伐西岐，算將來有三十路矣。今又逢此道者，把吾四個門人困住，聲叫痛苦，使我心下不忍。」

正議間，忽門旗官報曰：「有一三隻眼道人請丞相答話。」

哪吒、楊戩在傍曰：「今連戰五日，一日換一箇，不知他營中有多少截教門人？師叔會他，便知端的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擺隊伍出城。」炮聲響亮，兩扇門開，左右列興周滅紂英雄，前後立玉虛門下。

黃旛腳下有一道人，穿大紅袍服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三目圓睜，騎金眼駝，手提寶劍，大呼曰：「來者可是姜子牙麼？」

子牙答曰：「然也。道兄是那座名山？何處仙府？道兄何所見而為？」

呂岳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之士，名為呂岳。只因你等恃闡教門人，侮我截教，吾故令四箇行瘟使者，東方使者，用的是頭疼磬；西方使者用發躁旛；南方使者用昏迷劍；北方使者用散瘟鞭。今日特來會你一會，共決雌雄。只是你死日甚近，幸無追悔！」

子牙笑曰：「據道兄所談，不過如峨嵋山趙公明，三仙島雲霄、瓊霄、碧霄之道，一旦俱成畫餅，料道兄此來，不過自取殺身之禍耳。」

呂岳大怒，罵曰：「姜尚，你有何能，敢發如此惡言？」縱開金眼駝，執手中劍，飛來直取。

子牙劍急架忙迎。楊戩在傍，縱馬搖刀飛來，大呼曰：「師叔，弟子來也！」楊戩不分好歹，照頂上刺來。呂岳手中劍架刀隔劍。

哪吒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，沖殺過來。

黃天化在旗門腳下，忍不住心頭火起：「雖然是蘇侯放歸吾父子，難道我不如他們？只要成功，顧不得了！」催開玉麒麟，殺將過來，把呂岳圍在當中。

旗門下鄭倫看見黃天化殺將過來：「呀」的一聲，幾乎墜於獸下，長吁歎曰：「誰知我為紂王擒將立功，元來主將有意歸周，反將黃家父子放回去了。」急催開金睛獸，大呼：「黃天化吾來也！」

天化見了饑人，撥轉麒麟，雙鎗并起，力戰鄭倫。

哪吒見黃天化敵住了鄭倫，恐怕有失，忙登回風火輪，把鎗劈心就刺鄭倫，大叫曰：「黃公子，你去拿呂岳，吾來殺此匹夫！」

鄭倫曾被哪吒乾坤圈打過一次，大抵心下十分怯他，縱戰俱是不濟，先是留心著意，防哪吒動手。

子牙見楊戩使刀敵住呂岳，又見黃天化助力，土行孫也提寶鐵棍滾將進來。鄧嬋玉在轅門下看戰。

呂岳見周將有增，隨將身手搖動，三百六十骨節，霎時現出三頭六臂，一隻手執形天印，一隻手擎住瘟疫鐘，一隻手持定形瘟旛，一隻手執住止瘟劍，雙手使劍，現出青臉獠牙。

楊戩將馬走出圈子外，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，拽滿扣兒，一金丸正打中呂岳肩臂。

黃天化見楊戩成功，把玉麒麟跳遠了，回手一火龍鏢，把呂岳腿上打了一標。

子牙見呂岳著傷，祭起打神鞭，這一鞭正中呂岳，響一聲，墜下金眼駝來，借土遁去了。

鄭倫見呂岳失機，不能取勝，心下一慌，被哪吒一鎗正中肩背，幾乎閃下獸來，敗進轅門。

蘇侯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失機著了重傷，鄭倫也著了傷，心中大悅：「這匹夫該當如此！」

呂岳回營進中軍帳坐定，被打神鞭打得三昧火從竅中而出。

四門人來問老師曰：「今日不意老師反被他取了勝。」

呂岳曰：「不妨，吾自有道理。」隨將葫蘆中取藥自啖，仍復笑曰：「姜尚，你雖然取勝一時，你怎逃滅一城生靈之禍！」鄭倫著傷，呂岳又將藥救之。

呂岳至一更時，分命四門人，每一人拿一葫蘆瘟丹，借五形遁進西岐城。呂岳乘了金眼駝，也在當中，把瘟丹用手抓著，往城中按東、西、南、北，灑至三更方回。

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，人家起來，必用水火為急濟之物，大家小戶，天子文武，士庶人等，凡吃水者，滿城盡遭此厄。

不一二日，一城中煙火全無，街道上并無人走。皇城內人聲寂靜，止聞有聲喚之音；相府內眾門人也逢此難。

內有二人不遭此殃，哪吒乃蓮花化身，楊戩有元功變化。故此二人見滿城如此，二人心下十分著慌。哪吒進內廷看武王；楊戩在相府照顧，又不時要上城看守。

二人計議：「城中止有二人，若是呂岳加兵攻打，如之奈何？」

楊戩曰：「不妨。武王乃聖明之君，其福不小；師叔該有這場苦楚，定有高明之士來佐。」

呂岳散了瘟丹，次日在帳前對蘇侯等言曰：「我今一日與汝等成功，不用張弓隻箭，六七日之內，西岐一郡生靈盡皆死絕。爾等速速奏凱回兵，不負我下山一遭。」

鄭倫曰：「連日西岐不見城上有人。」

呂岳曰：「一郡眾生盡逢大劫，不久身亡。」

鄭倫曰：「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，何不調一枝人馬殺進城中，剪草除根？」

呂岳曰：「也使得。」鄭倫欣然領了蘇侯令，調出人馬來，方出湯營。

哪吒著慌，問楊戩曰：「人馬殺來，你我二人焉能攔抵大眾人馬？」

楊戩曰：「不要忙，吾自有退兵之策。」楊戩連忙把土與草拿了兩把，望空中一灑，喝聲：「疾！」西岐城上盡是彪軀大漢，往來耀武。

鄭倫抬頭看時，見城上人馬反比前不相同，故此不敢攻城。

楊戩雖用此術，只過一時三刻，只救眼下之急，不能常久。哪吒正憂煩，聽的空中鶴唳之聲，元來是黃龍真人跨鶴而來，落在城上。哪吒、楊戩下拜，口稱：「老師。」

黃龍真人至相府來看子牙，又入內廷看過武王，復出皇城，上了城，玉鼎真人方駕縱地金光法而至。黃龍真人曰：「道兄為何來遲？」

玉鼎真人曰：「我借金光縱地，故此來遲。今呂岳將此異術治此一郡，眾生遭逢大厄。今著楊戩速往火雲洞，見三聖大師，速取丹藥，可救此愆。」

楊戩領師命，逕往火雲洞來。伺候多時，只見一童兒出洞府，楊戩上前稽首曰：「師兄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；今奉師命，特到此處，參謁三聖老爺。借師兄轉達一聲。」

童兒曰：「你可知道三聖人是誰？如何以老爺相稱？」

楊戩欠身曰：「弟子不知。」

童子曰：「你不知，不怪你。此三聖乃天、地、人三皇帝主。」

楊戩曰：「多感師兄指教，其實弟子不知。」

童兒進洞府，少時出來，曰：「三位皇爺命你相見。」

楊戩進洞府，見三位聖人：當中一位，頂生二角；左邊一位，披葉蓋肩，腰圍虎豹之皮；右邊一位，身穿帝服。

楊戩不敢踐越階次，只得倒身下拜，言曰：「弟子楊戩奉玉鼎真人之命，今為西岐武王因呂岳助蘇護征伐其地，不知用何道術，將一郡生民盡是臥床不起，呻吟不絕，晝夜無寧，武王命在旦夕，姜尚死在須臾。」

當中一位聖人乃伏羲皇帝，謂左邊神農曰：「想吾輩為君，和八卦，定禮樂，並無禍亂。方今商運當衰，干戈四起，想武王德業日盛，紂惡貫盈，以周伐紂，此是天數。但申公豹扭轉天心，助惡為虐，邀請左道，大是可恨。御弟不可辭勞，轉濟周功，不負有德之業。」

神農答曰：「皇兄此言有理。」忙起身入後，取了丹藥，付與楊戩，曰：「此丹三粒：一粒救武王宮眷，一粒救子牙諸多門人，一粒用水化開，用楊枝細灑西城。凡有此疾者，名為傳染之疫。」

楊戩叩首在地，拜謝出洞。神農復叫楊戩，分付曰：「你且站住。」神農出的洞府，往紫芝崖來，尋了一遍，忽然拔起一草，遞與楊戩：「你將此寶帶回人間，可治傳染之疾，若凡世間眾生遭此苦厄，先取此草服之，其疾自愈。」

楊戩接草，跪而啟曰：「此草何名？留傳人間急濟寒疫。懇乞明示。」

神農道：「你此草柴胡是也。」

楊戩得此柴胡草併丹藥離了火雲洞，逕往西岐而來；早至城上，見師父回話。玉鼎真人問：「取丹藥一事如何？」

楊戩曰：「取得在此。」

玉鼎真人依法而行，將三粒丹如法製度。

呂岳在營過了七八日，對眾門人言：「西岐人民想已盡絕。」

蘇侯在中軍聽得呂岳道人之言，心下十分不樂。又過了數日，蘇侯暗出大營，來看西岐城上，只見旛幢依舊，往來不斷人行；看哪吒精神抖擻，楊戩氣概軒昂，心下大悅，遂進中軍對呂岳曰：「老師言西岐人民盡絕，如今反有人馬來往，戰將威武，此事不實了。老師將何法處之？不可以前言為戲。」

呂岳聞言，立身曰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蘇侯曰：「此不才適纔經目看將來的，豈敢造次亂言。」

呂岳就出營一看，果然如此；掐指一算，不覺失聲大叫曰：「原來玉鼎真人往火雲洞借了丹藥，以救此一城生靈之厄！」忙命四門人鄭倫：「你可每門調三千人馬，乘他身弱無力支持，殺進城中，盡行屠戮。」

鄭倫領命，來問蘇侯調人馬破西岐。蘇侯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，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出。周信領三千往東門殺來；李奇領三千往西門殺來；朱天麟領三千往南門殺來；楊文輝領三千同呂岳往北門殺來。鄭倫在城外打點進城。

哪吒在城上看見成湯營裏發出人馬，殺奔城前，忙見黃龍真人曰：「城內空虛，止有四人，焉能護持得來？」

黃龍真人曰：「不妨。」命楊戩：「你去東門迎敵，開門讓他進來，吾自有道理。哪吒，你在西門，也是如此。玉鼎真人，你在南門。我貧道在北門。把他誑進城來，我自處治。」

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，一聲響，沖開東門，往城裏殺來。喧天金鼓，喊聲大振。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，把三尖刀一擺，大呼：「周信！是爾自來取死，不要走，吃吾一刀！」周信大怒，執劍飛來直取。楊戩的刀赴面交還。

話分四路：李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；有哪吒截住廝殺。朱天麟領人馬殺進南門；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。楊文輝同呂岳進北門；只見黃龍真人跨鶴，大喝一聲：「呂岳慢來！你欺敵擅入西岐，真如魚游釜中，鳥投網裏，自取其死！」

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，笑曰：「你有何能，敢出此大言？」將手中劍來取真人。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。呂岳在金眼駝上，現出三頭六臂，大顯神通。

東門楊戩戰周信，未及數合，楊戩恐人馬進滿，殺戮城中百姓，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，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。周信欲待掙時，早被楊戩一刀揮為兩段。

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，交鋒未及數合，李奇非哪吒敵手，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，脅下復了一鎗，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。

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，楊戩走馬接應。只見哪吒殺了李奇，登風火輪趕殺士卒，勢如猛虎，三軍逃竄。呂岳戰黃龍真人，真人不能敵，且敗往正中央來。

楊文輝大呼：「拿住黃龍真人！」哪吒聽見三軍吶喊，振動山川，急來看時，見呂岳三頭六臂，追趕黃龍真人。

哪吒大叫曰：「呂岳不要恃勇！吾來了！」把鎗刺斜裏殺來。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。哪吒正戰，楊戩馬到，使開三尖刀，如電光耀目。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，誅了朱天麟，又來助楊戩、哪吒來戰呂岳。西岐城內止有呂岳、楊文輝二人。

子牙坐在銀安殿，其疾方愈，未能全妥。左右站立幾箇門人：雷震子、金吒、木吒、龍鬚虎、黃天化、土行孫。只聽得喊聲振地，鑼鼓齊鳴。

雷震子深恨呂岳：「待弟子看來。」把風雷翅飛起空中一看，知是呂岳殺進城來，忙轉身報於子牙：「呂岳欺敵，殺入城來。」

金吒、木吒、黃天化喊聲大叫：「今日不殺呂岳，怎肯干休！」齊出相府。

呂岳正戰之間，只見金吒大呼曰：「兄弟！不可走了呂岳！」忙把遁龍椿祭在空中。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，忙將金眼駝拍一下，那駝四足就起風雲，方欲起去，不防木吒將吳鉤劍架起砍來。呂岳躲不及，被劍卸下一隻膀臂，負痛逃走。

楊文輝見勢不好，亦隨師敗下陣去。

眾門人等回見子牙。黃龍真人同玉鼎真人曰：「子牙放心，此子今日之敗，再不敢正眼觀西岐了。吾等暫回山嶽，至拜將吉辰，再來拜賀。」二仙回山。

鄭倫在城外，見敗殘人馬來報：「啟爺知道：呂老爺失機走了。」

鄭倫低首無語，回營見蘇侯。蘇侯暗喜曰：「今日方顯真命聖主。」俱各無語。

那日呂岳同門人敗走，來至一山，心下十分驚懼；下了坐騎，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，對楊文輝曰：「今日之敗，大辱吾九龍島聲名。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，以報吾今日之恨？」

話猶未了，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，歌曰：「煙霞深處隱吾軀，修煉天皇訪道機。一點真元無破漏，拖白虎，過橋西。易消磨天地須臾。人稱我全真客，伴龍虎守茅廬，過幾世固守男兒。」

呂岳聽罷，回頭一看，見一人非俗非道，頭戴一頂盔，身穿道服，手執降魔杵，徐徐而來。呂岳立身言曰：「來的道者是誰？」

其人答曰：「吾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；今奉師命下山，佐師叔子牙，東進五關滅紂。今先往西岐，擒拿呂岳，以為進見之功。」

楊文輝聞言大怒，大喝一聲曰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敢說欺心大話！」縱步執劍，來取韋護。

韋護笑曰：「事有湊巧，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！」二人輕移虎步，大殺山前。只三五回合，韋護祭起降魔杵。此寶拿在手中，輕如灰草；打在人身，重似泰山。

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，方要脫身，怎免此厄，正中頂上，打的腦漿迸出。

呂岳見又折了門人，心中大怒，大喝曰：「好孽障！敢如此大膽，欺侮於我。」拎手中劍，飛來直取。韋護展開杵，變化無窮。

一箇是護三教法門全真；一箇是第三部瘟部正神。兩家來往，有五七回合，韋護又祭起寶杵。呂岳觀之，料不能破此寶，隨借土遁，化黃光而去。

韋護見走了呂岳，收了降魔杵，逕往西岐來；早至相府。門官通報：「有一道人求見。」子牙聽得是道者，忙道：「請來。」

韋護至簷前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；今奉師命，來佐師叔，共輔西岐。弟子中途曾遇呂岳，兩下交鋒，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箇道者，不知何名；單走了呂岳。」子牙聞言大悅。

蘇侯被鄭倫拒住，不肯歸周，心下十分不樂。自思：「屢屢得罪與子牙，如何是好？」

只見營外來一道人，身不滿八尺，面加瓜皮，獠牙巨口，身穿大紅，頸上帶一串念珠，乃是人之頂骨，又掛一金鑲瓢，是人半個腦袋，眼、耳、鼻中冒出火焰，如頑蛇吐信一般。

那道人上帳，稽首而言曰：「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，特來一會姜尚。」

次日，馬元對蘇侯曰：「貧道既來相助，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。」道人出營，至城下，只請姜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府中：「啟丞相：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。」

子牙曰：「排隊伍出城。」子牙隨帶眾將、諸門人出得城來。

只見對面來一道人，甚是醜惡。

子牙問曰：「道者何名？」

馬元答曰：「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。申公豹請吾下山，破你逆天大惡。姜尚，休言你闡教高妙，吾特來擒汝，與截教吐氣。」

子牙曰：「申公豹與吾有隙，助極惡貫盈之主，反伐有道之君。道者既是高明，何得不順天從人，而反其所事哉。」

馬元笑曰：「姜尚，還虧你是玉虛門下，自稱道德之士，據此看來，真滿口胡言！我不誅你，更待何人！」仗劍躍步砍來。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。

未及數合，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。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，被馬元看見，伸手接住鞭，收在豹皮囊裏。子牙大驚。

正戰之間，忽一人走馬軍前，鳳翅盔，金鎖甲，大紅袍，白玉帶，紫驊騮，大喝一聲：「丞相，吾來也！」子牙看時，乃秦州

運糧官、猛虎大將軍武榮。因催糧至此，見城外廝殺，故來助戰。一馬沖至軍前，展刀大戰。

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，真若山崩地裂，漸漸筋力難支。馬元默念咒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忽腦袋後伸出一隻手來，五個指頭好似五個斗大冬瓜，把武榮抓在空中，望下一摔。

一腳屣住大腿，兩隻手端定一隻腿，一撕兩塊，血滴滴取出心來。對定子牙、眾周將、門人：「嚙嚙嚙」，嚼在肚裏。大呼曰：「姜尚，捉住你也是這樣為例！」把眾將嚇得魂不附體。

馬元仗劍，又來搦戰。土行孫大呼曰：「馬元少待行惡，吾來也！」掄開大棍，就打馬元一棍。馬元及至看時，是一個矮子。

馬元笑而問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特來拿你。」又是一棍打來。馬元大怒：「好孽障！」綽步撩衣，把劍往下就劈。土行孫身子伶俐，展動棍就勢已鑽在馬元身後，拎著鐵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，打了七八棍。把馬元打得骨軟筋酥，招架著實費力。

馬元急了，念動真言，伸出那一隻神手，抓著土行孫，望下一摔。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，摔在地下，就不見了。馬元曰：「想是摔狠了，怎麼這廝連影兒也不見了？」

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，只管在地上瞧，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。馬元未曾提防，臉上被一石頭，只打的金光亂冒：「哎呀」一聲，把臉一抹，大罵：「是何人暗算打我？」

只見楊戩縱馬舞刀，直取馬元。楊戩刀勢疾如飛電，馬元架不住三尖刀，只得又念真言，復現那一隻神手，將楊戩抓在空中，往下一摔。也像撕武榮一般，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，血滴滴吃了。

馬元指子牙曰：「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再來會你。」馬元回營。

馬元同蘇護慶功飲酒，至二更時分，只見馬元雙眉緊皺，汗流鼻尖。

蘇護曰：「老師為何如此？」

馬元曰：「腹中有點痛疼。」

鄭倫答曰：「想必吃了生人心，故此腹中作痛；吃些熱酒沖一沖，自然無事。」

馬元命取熱酒來吃了；越吃越疼。馬元忽的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下亂滾，只叫：「疼殺我也！」腹中嚼嚼的響。

鄭倫曰：「老師腹中有響聲，請往後營方便方便，或然無事，也不見得。」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。

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，變化騰挪之妙，將一粒奇丹，使馬元瀉了三日，瀉的馬元瘦了一半。

楊戩回西岐來見子牙，備言前事，子牙大喜。楊戩對子牙曰：「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，喪其元氣，然後再做處治；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。」

正言之間，忽哪吒來報：「文殊廣法天尊駕至。」子牙忙迎至銀安殿，行禮畢，稽首坐下。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恭喜子牙公，金臺拜將，吉期甚近！」

子牙曰：「今蘇護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，黎庶不安；又有馬元凶頑肆虐；不肖如坐針氈。」

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子牙公，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，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，故此來收馬元。子牙公可以放心。」

子牙大喜：「若得道兄相助，姜尚幸甚，國家幸甚！但不知用何策治之？」

天尊附子牙耳曰：「如要伏馬元，須是如此，自然成功。」子牙忙令楊戩領法旨。楊戩得令，自去策應。

子牙當日申牌時分，騎四不相，單人獨騎，在成湯轅門外若探望樣子，用劍指東畫西。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：「稟殿下：有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。」

蘇護問馬元曰：「老師，此人今日如此模樣，探我行營，有何奸計？」

馬元曰：「前日誤被楊戩這廝，中其奸計，使貧道有失形之累；待吾前去擒來，方消吾恨。」馬元出營，見子牙怒起，大叫：「姜尚不要走！吾來了！」綽步上前，仗劍來取。

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，未及數合，子牙撥騎就走。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，怎肯輕放，隨後趕來。

馬元追趕子牙，趕了多時，不能趕上。馬元自思：「他騎四不相，我倒跟著他跑？今日不趕他，明日再做區處。」

子牙見馬元不趕，勒回坐騎，大呼曰：「馬元！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，吾定擒爾！」

馬元笑曰：「料你有什么力量，敢禁我不趕？」隨綽開大步來追。

子牙又戰三四合，撥騎又走。馬元見如此光景，心下大怒：「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！」咬牙切齒趕來：「我今日拿不著你，誓不回軍！便趕上玉虛宮，也擒了你來。」只管往下趕來。

看看至晚，見前面一座山，轉過山坡，就不見了子牙。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，又不見了子牙，跑的力盡筋酥；天色又晚了，腿又酸了。馬元只得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，喘息靜坐，存氣定神。待明日回營，再做道理。不覺將至二更，只聽得山頂炮響。

馬元抬頭觀看，見山頂上姜子牙同著武王在馬上傳盃，兩邊將校一片大叫：「今夜馬元已落圈套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馬元聽得大怒，躍身而起，提劍趕上山來。及至山上來看，見火把一幌，不見了子牙。

馬元睜睛四下裏看時，只見山下四面八方，圍住山腳，只叫：「不要走了馬元！」馬元大怒，又趕下山來，又不見了。把馬元往來，跑上跑下兩頭趕，直趕到天明。

馬元跑了一夜，甚是艱難辛苦，肚中又餓了；深恨子牙，咬牙切齒，恨不能即時拿子牙方消其恨。自思：「且回營，破了西岐再處。」馬元離了高山，往前纔走，只聽得山凹裏有人聲喚叫：「疼殺我了！」其聲甚是悽楚。

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，急轉下山坡，見茂草中睡著一個女子。馬元問曰：「你是甚人，在此叫喊？」

那女子曰：「老師救命！」

馬元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叫我怎樣救你？」

婦人答曰：「我是民婦；因回家看親，中途偶得心氣疼，命在旦夕，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，搭救殘喘，勝造七級浮屠。倘得重生，恩同再造。」

馬元曰：「小娘子，此處那里去尋熱湯？你終是一死，不若我反化你一齋，實是一舉兩得。」

女子曰：「若救我全生，理當一齋。」

馬元曰：「不是如此說。我因趕姜子牙，殺了一夜，肚中其實餓了。量你也難活，不若做個人情，化你與我貧道吃了罷。」

女人曰：「老師不可說戲話。豈有吃人的理？」

馬元餓急了，那裏由分說？趕上去一腳，踏住女人胸膛，一腳踏住女人大腿，把劍割開衣服，現出肚皮。馬元忙將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。一腔熱血滾將出來。馬元用手抄著血，連吃了幾口；在女人肚子裏去摸心吃。

左摸右摸撈不著，兩隻手在肚子裏摸，只是一腔熱血，併無五臟。

馬元看了，沉思疑惑。正在那裏撈，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。馬元認得是文殊廣法天尊，忙將雙手掣出肚皮，不意肚皮竟長完了，把手長在裏面。欲待下女人身子，兩隻腳也長在女人身上。馬元無法可施，莫能掙扎。

馬元蹲在一堆兒，只叫：「老師饒命！」

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，只聽得腦後有人叫曰：「道兄劍下留人！」

廣法天尊回顧，認不得此人是誰：頭挽雙髻，身穿道服，面黃微鬚。道人曰：「稽首了！」

廣法天尊答禮，口稱：「道友何處來？有甚事見諭？」

道人曰：「元來道兄認不得我。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。封神榜上無馬元名諱；此人根行且重，與吾西方有緣，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，成為正果，亦是道兄慈悲，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。」

廣法天尊聞言，滿面歡喜，大笑曰：「久仰大法，行教西方，蓮花現相，舍利元光，真乃高明之客。貧道謹領尊命。」

準提道人向前，摩頂受記曰：「道友可惜五行修煉，枉費工夫！不如隨我上西方：八德池邊，談講三乘大法；七寶林下，任你自在逍遙。」馬元連聲喏喏。

準提謝了廣法天尊，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，準提同馬元回西方。

廣法天尊回至相府，子牙接見，問處馬元一事如何；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；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。

蘇侯暗與子牙蘇全忠商議曰：「我如今暗修書一封，你射進城去，明日請姜丞相劫營，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，吾等不管他是與非，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，以贖前罪。此事不可遲誤！」

蘇全忠曰：「若不是呂岳，我等父子進西岐多時矣。」蘇侯忙修書，命全忠夤夜將書穿在箭上，射入城中。

那日是南宮适巡城，看見箭上有書，知是蘇侯的，忙下城，進相府來，將書呈與姜子牙。

子牙拆開觀看，書曰：「征西元戎、冀川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：護雖奉敕征討，心已歸周久矣。兵至西岐，急欲投戈麾下，執鞭役使。孰知天違人願，致有殷洪、馬元抗逆，今已授首；惟佐貳鄭倫執迷不悟，尚自屢犯天條，獲罪如山。護父子自思，非天兵壓寨，不能勉強誅逆。今特敬修尺一，望丞相早發大兵，今夜劫營。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。但願早歸聖主，共伐獨夫，洗蘇門一身之冤，肅護虔誠至意，雖肝腦塗地，護之願畢矣。謹此上啟，蘇護九頓。」

子牙看書大喜，次日午時發令：「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；鄧九公沖左營；南宮适沖右營；令哪吒壓陣。」

鄭倫與劉甫、苟章回見蘇護，曰：「如今須得本上朝歌，面君請援，方能成功。」

蘇護只是口應：「俟明日區處。」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。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。

西岐旁晚，將近黃昏時候，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。伺至二更時分，一聲砲響，黃飛虎父子兵沖進營來，併無遮擋；左有鄧九公，右有南宮适，三路齊進。

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，拎降魔杵往大轅門來，正遇黃家父子五騎，大戰在一處，難解難分。鄧九公沖左營；劉甫大呼曰：「賊將慢來！」

南宮适進右營，正遇苟章，接住廝殺。西岐城開門，發大隊人馬來接應，只殺得地沸天翻。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。

鄧九公與劉甫大戰，劉甫非九公敵手，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。

南宮适戰苟章，展開刀法，苟章招架不住，撥馬就走，正遇黃天祥，不及提防，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於馬下。眾將官把一箇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。

鄭倫力抵眾將，不防鄧九公從旁邊將刀一蓋，降魔杵磕定不能起。被九公抓住袍帶，拎過鞍轡，往地上摔。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，網將起來。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，直到天明。

子牙陞了銀安殿，聚將鼓響，眾將上殿參謁，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。鄧九公回令：斬劉甫，擒鄭倫。南宮适回令：大戰苟章敗走，遇黃天祥鎗刺而絕。

又報：「蘇護聽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來」。

蘇家父子進見子牙，方欲行禮，子牙曰：「請起敘話。君侯大德，仁義素布海內，不是不忠小信之夫，識時務，棄暗投明，審禍福，擇主而仕，寧棄椒房之寵，以洗萬世污名，真英雄也！不才無不敬羨！」

蘇護父子答曰：「不才父子多有罪戾，蒙丞相曲賜保全，愧感無地！」彼此遜謝。

言畢，子牙傳令：「把鄭倫推來。」眾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。

鄭倫立而不跪，睜眼不語，有恨不能吞蘇侯之意。

子牙曰：「鄭倫，諒你有多大本領，屢屢抗拒？今已被擒，何不屈膝求生，尚敢大廷抗禮！」

鄭倫大喝曰：「無知匹夫！吾與爾身為敵國，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，解往朝歌，以正國法。今不幸，吾主帥同謀，誤被爾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

子牙命左右：「推去斬訖號令！」眾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，只等行刑牌出。

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：「啟丞相：鄭倫違抗天威，理宜正法；但此人實是忠義，似還是可用之人。況此人胸中奇術，一將難求，望丞相赦其小過，憐而用之，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。乞丞相海涵！」

子牙扶起蘇侯，笑曰：「吾知鄭將軍忠義，乃可用之人，特激之，使將軍說之耳，易於見聽。今將軍既肯如此，老夫敢不如命。」蘇護聞言大喜，領令出府，至鄭倫面前。

鄭倫見蘇侯前來，低首不語。

蘇護曰：「鄭將軍，你為何迷而不悟？嘗言，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今國君無道，天愁民怨，四海分崩，生民塗炭，刀兵不歇，天下無不思叛，正天之欲絕殷商也。今周武以德行仁，推誠待士，澤及無告，民安物阜。子牙不久東征，弔民伐罪，獨夫授首，又誰能挽此愆尤也！將軍可速早回頭，我與你告過姜丞相，容你納降，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；不然，徒死無益。」

鄭倫長吁不語。蘇護復說曰：「鄭將軍，非我苦苦勸你，可惜你有大將之才，死非其所。你說忠臣不事二君，今天下諸侯歸周，難道都是不忠的？君失其道，便不可為民之父母，而殘賊之人稱為獨夫。天子征伐西岐，其藝術高明之士，經天緯地之才，至此皆化為烏有，此豈是力為之哉。況子牙門下，多少高明之士，道術精奇之人，豈是草草罷了。鄭將軍不可執迷，當聽吾言，後面有無限受用，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。」

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，說得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長歎曰：「不才非君侯之言，幾誤用一番精神。只是吾屢有觸犯，恐子牙門下諸將不能相容耳。」

蘇護曰：「姜丞相量如滄海，何細流之不納。丞相門下，皆有道之士，何不見容。將軍休得錯用念頭。待我稟過丞相就是。」

蘇護至殿前打躬曰：「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，奈彼曾有小過，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。」

子牙笑曰：「當日是彼此敵國，各為其主；今肯歸降，係是一家，何嫌隙之有。」忙令左右傳令：「將鄭倫放了，衣冠相見。」

少時，鄭倫整衣冠，至殿前下拜，曰：「末將逆天，不識時務，致勞丞相籌畫；今既被擒，又蒙赦宥，此德此恩，沒齒不忘矣！」

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：「將軍忠心義膽，不佞識之久矣。但紂王無道，自絕於天，非臣子之不忠於國也。吾主下賢禮士，將軍當安心為國，毋得以嫌隙自疑耳。」鄭倫再三拜謝。

子牙遂引蘇侯等至殿內，朝見武王。

行禮稱畢，王曰：「相父有何奏章？」

子牙啟曰：「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，特來朝見。」

武王宣蘇護上殿，慰曰：「孤守西岐，克盡臣節，未敢逆天行事；不知何故，累辱王師。今卿等既捨紂歸孤，暫住西土，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，以俟天子修德，再為商議。相父與孤代勞，設宴待之。」

子牙領旨。蘇侯人馬盡行入城，西岐雲集群雄。

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，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。